

董乃斌 著



陋室之鸣

学人文库

新华出版社

戏外说戏
就书论书
文研话题
古典新议

学人文库

DH80/15
陋室之鸣

董乃斌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陋室之鸣/董乃斌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10

(学人文库/王学泰主编)

ISBN 7-5011-3652-1

I. 陋… II. 董… III. 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0244 号

学人文库
陋室之鸣
董乃斌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91000
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011-3652-1/Z·449 定价: 14.80 元

主 编 的 话

“文库”这个词现在到处可见，实际上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个词，却有与之相反的“武库”，而且用它形容“文”，以比喻一个人的学识才具和文章风采。晋朝有“左传癖”的杜预因远见卓识、精明干练被誉为“杜武库”；写《崇有论》的裴頠由于博学稽古，人称“武库”，言其胸中“五兵纵横”。由此，产生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武库”蕴涵丰富，地位重要。两汉、魏晋等朝的武库都在皇宫之侧，宫城之中。无怪人们把“武库”视为学问、才能、技艺的象征。但“武库”一词毕竟已成过去，如本丛书名曰《学人武库》，不仅滑稽可笑，也有自吹自擂之嫌，令人联想到装满了刀枪剑戟的兵器库，甚至会想到那可以毁灭地球几次的核武库。

“文库”相对“武库”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与以分裂人群、甚至分裂地球为目的的“武库”不同，“文库”是联系人群的，其长远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完整的精神的地球。当前流行的“文库”一词，大约是舶来品。本世纪初，日本就有《立川文库》、《新潮文库》等问世，后又诞生了著名的《岩波文库》。风气传入中国，则有了《万有文库》之类。这些文库的编辑大都以普及学术为目的，为人提供从内容到价格都易于接受的书籍，使读者能更广泛地接受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融汇了全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化的文明才会提供使人们聚合在一起的条件。从这点上来说，自有人类以来，先圣时贤创

造的所有的精神财富就是一个大“文库”。

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目的也是营造储存精神文化的仓库。虽然它还远不能与那些无所不包的“大文库”相比，但以涉及问题的广泛和外观的朴素，在编辑立意上是与“大文库”有一致之处的。在这座“文库”中，我们要把一些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以大家所乐于接受的形式储存进去并推荐给广大读者。

以读书、写字、搞考证、做论著为职业的人们，面对人生、涉足社会、融合自然时自有其感受。这些感受每每和其所从事的专业研究有所关联，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者也。因此本“文库”所收虽为随笔、小品性质，但却带有一定的学术性，也可称之为学术随笔、小品、短论。可以使读者在阅读这些短小轻松、通俗流畅而富于趣味的文章时，受到学术的熏陶，获得一定的知识。这种工作也是我们的前辈学者所不弃且非常重视的。如梁启超、鲁迅、胡适、顾颉刚、闻一多、吴晗、邓拓等人创作的学术随笔，往往比他们的专著影响更大、更深远。前辈学人的优良传统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本丛书第一辑的作者有从事文学、戏曲、文化、风俗、美学、美术史、历史、经济、社会学、哲学、建筑学、饮食文化以及在国内刚兴起的农民社会学研究的。这些学人在作品中既传播了知识，也阐明了学理。我们的编纂原则是在不违反党的基本方针的前提下，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味。“有物”指能阐明某个学理或生活准则；“有味”指写的生动、覃覃有味，读之令人忘倦。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两点很不易，但它是我们奋力以求的。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像春天无声的细雨般去滋润渴望新知的心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似乎比“腾蛟起凤”“紫电清霜”更美丽，更温馨。

王学泰

自序

因为眼前这些文章要印成一个集子，因为要替这集子起个名字，我才想到“陋室之鸣”这四个字。这令人想到大概与相传刘禹锡写的那篇《陋室铭》有关，至少是受了那篇名文的启发。坦言之：确实有关，“陋室”二字相同，“鸣”字与“铭”字同音。但我不是在做铭文，这名字是说，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陋室里写成的，是我从陋室里发出的一点儿声响，此之谓“陋室之鸣”也。

“陋室”也者，指的是我那简陋的书房。说到我的书房——如果它能够被称为书房的话——除了用“陋”来形容，难道还有更确切的字眼吗？难道还能考虑用诸如宽敞、明丽、雅洁之类的字样吗？

我现在住在一座 20 层高楼的顶层，这座大楼整个儿就像一个未老先衰、浑身伤残的病人，虽说才启用五年多，但多处的墙皮早已纷纷剥落，许多墙面出现了斜贯上下的裂罅，据说这是因为当初盖房时偷工减料的缘故。

不仅十平方米的房子小而陋，其他一应设备、用具，也同样的简而陋。书架是当初买的便宜货，书桌和椅子是单位处理的旧东西。书倒是愈来愈多，但空间也就愈来愈小……

说了半天的“陋”，可别以为我是在对我的书房发牢骚。不，我是很喜欢、很珍惜这简陋的书房的——它毕竟是一间书房呀，而且它又是多么来之不易！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我在北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

的家，我已经年届不惑。又过了整整十年，在我知命之岁，才有了现在这间被我称之为“陋室”的书房。它是那样的姗姗来迟，就算它再湫隘，再逼仄，再拥挤，我又怎能不钟爱它、珍惜它？从前念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并没有觉得它有多么精彩。现在再读起这首诗来，感觉就不一样了：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吾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

虽然陶渊明写的是田园居，而我住的是摩天楼；他的房前屋后有树木花草，而我的楼下是整日喧闹的农贸市场；他有着力所能及的农耕劳动，有着温馨友好的邻里往来，这些我都没有或欠缺；但“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这一联却简直就是为我而写似的。我家高踞楼顶，阳台的护栏上常有鸽子来停泊或栖息，我在书房工作，经常可以听到鸽子们发出的剥啄之声和“咕咕”的低语。至于陶渊明在家中读书之乐，以及因此获得的天马行空般的思想自由，也正是我在陋室中不时体会到的。说得多么好啊——“吾亦爱吾庐”，那样的朴实无华，那样的平易亲切，又那样的贴近我的心。

室之陋大致解释过，该说到“鸣”了。这个字意思明白，要紧的是它和陋室相联，是产生于陋室里的鸣声。它很平凡，绝不是龙吟虎啸；它很渺小，绝无“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似的伟大；它很微弱，大者不过蛙鼓，小者近于蛩音。总之，它既产于陋室，也就难免沾上一点儿“陋”气。

不过，我绝无把自己文章之陋，归罪于室之陋的意思。陋室里写出的未必全是陋文，正如华堂美厦里炮制的未必都是佳作一样。在煌煌中华文化史上，身居陋室而心怀天下者，比比皆是。我只是说，我自己没有那样的豪气，是居陋室、写陋文而已。

说自己的文陋，是不是一句谦词，或根本就是一句客套话呢？不

能说没有一点点这意思，中国人的风格如此，传统和惯例如此，我自不能免俗。但又基本上是真话，是我翻阅这些文章后的真实感觉。

我曾想过，也许收入这集子时，应该对部分文章做些改动。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倒不是怕费事，而是我觉得，已过了将近二十年，再来改写昔年带有时论性质的文章，实在难逃伪造历史之讥，倒不如保留原样，也许还能提供一点可作历史剖析的陈迹。同理，一组谈论新学科和文化热的文章，也是那个时候、那种氛围下的产物，我只能让它们以原来的模样和读者见面，而不能添油加醋、抽血换骨。

在一篇谈论课题选择的文章中，我曾认为，为了学术上的突破，读书时必须带着明确的目的，而不应该盲目地一本本读过去。这观点现在看来也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读书真的就仅仅是为了做某个课题，除此以外的书便一概不读，那么到头来我们难免会变得愈来愈狭隘，愈来愈功利，把读书这样一件本来具有更深广文化意义、应以塑造更完美的人为目的的事，变成只是“一种职业”“一只饭碗”而已。照我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去读，也许可以造就某个方面的专家，但不一定能培养出精神世界丰富深邃的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从事专业的文学研究工作，自觉不自觉地是照着我那篇文章所说的读书方法做的，现在反省一下，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我虽然写出了几本书，但我的兴趣却变窄了，眼界很不开阔，就连自己的性灵都受到了损伤和拘限，一个当初因为酷爱文学而决心把它作为终身事业、并且如愿以偿地整天泡在文学中的人，竟在实际上与文学的精神、文学的意趣日益远离了。这是何等的可悲啊！倘若追究原因，自然不是一句话说得清的，但我那“目不旁视”“为写而读”的读书方针，恐怕难辞其咎。前阵子，我通过反省似有所悟，正想写篇文章鼓吹一下“为陶冶性情、自娱自乐而读”，甚至并无什么明确目的的“为读而读”，而不一定非“为写而读”“为某种功利而读”，可在审看旧稿时，我却发现自己原来还曾发表过那样肤浅片面的文章，而且行文的口气还那样自信、肯定，真是好不愧愧。

我还可以说出我的文章的许多浅陋不足之处。既然如此，还要让它结集出版干吗？幸好有“敝帚自珍、野人献芹”这种常见的解释可供利用。

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文章毕竟多少反映了近二十年来我的思考和走过的路，且把它们做个历史的见证吧。一切的历史其实都是由社会各色人等共同创造、共同写成的。在历史中生活着的，固然有令人高山仰止的伟人，也有害人匪浅的独夫民贼，然而大多数还是普普通通、平凡不起眼的人。真实的历史生活，并非总是轰轰烈烈的节日，绝大多数还是平淡无奇的日子。伟人的功勋、独夫的罪恶，固然是历史，普通人的一些日常生活和言行，难道就毫无历史内容可寻？我们一直在呼吁，不要把历史搞成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功劳簿或他们的家谱。近年来，国外的史学界也特重普通百姓的历史，非常重视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民俗风情。从这个角度看，我的这些文章似乎也就有了一点意义，因为它们多少留下了一点写作当时的时代烙印。尤其是那些现在看来显得浅陋落伍的地方，或者倒正是时代痕迹最明显之处也未可知。时代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但它前进的步伐究竟有多大？但愿我这个资质驽钝却总想紧跟时代的人所留下的文字账，能给有兴趣的探索者提供一点有参照价值的东西。

整理完眼前这本集子，我没有满足和轻松之感，却油然升起了怅惘和忧思。是痛惜那岁月的飞驶，或骇异于生命的渺小，还是两者都有，一时想不明白。总之，借此把已往做个了结，倒是切实的。我大概还将在我的陋室居住下去，也还会不时发出些鸣声，是鸣得嘈嘶刺耳，还是勉强可听，我实在没有把握。幸好时代已变得宽容大度，而我也正在向“耳顺”之年迈进，离“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总该是愈来愈近了。

董乃斌

1997年4月

目 录

戏外说戏

味无穷而炙愈出

——话剧《天下第一楼》观后…………… (3)

荒诞形式下的历史反思

——话剧《老风流镇》的探索性…………… (7)

像历史那样无垠而深邃

——看话剧《李白》连排…………… (10)

梦后琐言

——试说话剧《蝴蝶梦》的游戏风格…………… (13)

捍卫和平

——话剧《军用列车》的启示…………… (16)

诗美与力度

——电视剧《彩云追月》印象…………… (19)

就书论书

新注为旧著添彩

——漫谈《唐诗三百首新注》…………… (25)

宏通而严谨的历史眼光

——《李德裕年谱》读后随想…………… (30)

开拓性与规范性的良好结合

——评松浦友久《唐诗语汇意象论》	(33)
给读者一个真正的词人	
——《周邦彦传论》抉美	(40)
勇于创新 别开生面	
——《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序	(44)
架设古典文学走向当代读者的桥梁	
——《中华文学通览》主编的话	(49)
温故以知新 继往而开来	
——《国学通览》读后	(53)
中华民族的一曲悲壮颂歌	
——评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一、二)	(55)
气度宏阔 感人至深	
——读黄运基先生新著《奔流》	(65)
植根深厚而超迈古今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与文学传统 ...	(69)
“妙句之妙”三则	(76)

文研话题

文学研究:深层文化意识的开掘	(83)
突破:从课题的择定切入	(86)
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	(92)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104)
文艺新学科的兴起	(111)
文化学与文学	(115)
文化学刍议	(121)
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	(124)
文化素流说	(130)
漫话文学鉴赏	(138)

文学消闲值得琢磨·····	(143)
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	(147)
'97,文学史研究的展望·····	(155)

古典新议

漫话咏史诗·····	(161)
儒学与文学·····	(168)
屈子精神与陶令风范·····	(176)
元稹其人·····	(183)
时势就是命运	
——以安史之乱中的文人遭遇为例·····	(190)
唐人的幽默·····	(195)
“劳心者”家族	
——说“士”之一·····	(199)
澄清天下志堪哀	
——说“士”之二·····	(208)
权力的恩怨与利害	
——说“士”之三·····	(215)
思考癖及其痛苦	
——说“士”之四·····	(223)
激浊扬清论品格	
——说“士”之五·····	(233)

附 录

访台归来漫话	
——记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239)

戏外说戏

味无穷而炙愈出

——话剧《天下第一楼》观后

北京人艺的新戏《天下第一楼》演出成功了，那不时掠过全场的会心笑声和剧终时经久不息的掌声，就是最好的证明。

《天下第一楼》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难以一言以尽。这样既富于地方色彩又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好戏，乃是北京一宝。它内容包罗广泛，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多姿多彩，而又有着相当丰富深刻的寓意，因此具有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和“味无穷而炙愈出”的良好艺术效果。

一个观众来到剧场，他们一方面是艺术的接受者，一方面又是艺术创造的参与者。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任何艺术作品都不能获得活泼泼的生命，也就不能真正地完成。所以任何一位戏剧艺术家都不能不认真地考虑观众接受的问题。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每一位观众总是带着由自身条件所综合决定的“前理解”、“先结构”和“期待视野”来参与艺术的再创造，而作者所提供的则不过是一个充满着多种可能性的、留有许多未定点的结构框架，一个多层次的艺术开放体系。愈是好的作品，它给予读者或观众的思维空间和联想天地就愈宽广，也就愈能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他们发掘不尽、兴味无穷。我认为《天下第一楼》就是这样一个好戏。

《天下第一楼》演来热闹，有戏可看，这是它赢得观众的首要条

件。因为，一出戏或一场电影即使思想再深刻，如果连一点儿“热闹”也没有，那就难免受到冷落，作者的用意和匠心也就不易被广大观众所领悟、所承认。《天下第一楼》没有这个问题。它的题材、背景、故事具有通俗性，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同时又富于深厚的历史意蕴。它既与现实拉开了时间距离（本剧情节发生在六七十年以前），又与现实有着紧密联系（烤鸭至今仍是北京一绝，且有蒸蒸日上之势），既不惮琐屑、生动具体地描绘了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又把它一直升华到“治国”、“做人”的道理。所以舞台上的一切都使人既陌生（因而新鲜有趣）又熟悉（因而感到亲切），既有可观赏的，更有可思索的，使观众由情入理，不知不觉进入戏中。

《天下第一楼》的人物设计别致而多彩。卢孟实的雄才大略，二位少东家的不务正业，罗大头的咋咋唬唬，李小辫的敬业和自尊，王子西的世故稳健，常贵的善良忠厚、熟谙人情，乃至破落的贵族、穷酸的文人、逊清的宫监、民国的副官诸色人等，各有各的来历和脾性，每个人都有戏可演、有技可献。他们在“福聚德”这个舞台上彼此纠葛，充分表演，使人觉得好戏连连，目不暇接。人物命运也很能打动人心。卢孟实的坎坷浮沉令人扼腕也令人愤懑，常贵的辛酸生涯令人凄然欲泪，而修鼎新的迂阔、自嘲和关于厨师即宰相的书呆子议论，则既令人解颐，更令人悲哀，促人深思。观众的心跟着剧中人命运的变化而起落，时悲时喜，时忧时怒。这就满足了绝大部分观众的基本审美期待，使他们得到了愉悦和快感。

也许有的观众的期待更高，他们要透过戏剧的热闹表面，去挖掘它深藏的思想和文化底蕴，那么他们对《天下第一楼》也不会失望。剧终时那副精彩对联既切合于剧的规定情境，又含有悠远不尽的喻指，无疑是画龙点睛之笔；可是即使没有它的点醒，从全剧的情节展现，明眼的观众也已经有所领悟。这“福聚德”小小一座危楼，不就是咱们老大中华的一个缩影吗？生活在“福聚德”时代的人们现在大都已经老去，可是活跃在中国人精神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又有多大的变化?“一个人干八个人拆”这句话是否含有现实的警世之意?我们应当如何改造祖传的“三间老屋”,如何认清面临的种种危机,以使“时宜明月时宜风”的美梦成为现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心情和态度(是做主人,还是做客人)来对待这一切?富于现实感的观众也许还会把卢孟实的事业与当今的政策相联系,会从中引出对体制改革重要性的某些新认识。如:倘若不是唐老板临终前果断地改变“父传子继”的旧习,将“福聚德”的经营权委托给能人卢孟实,这家烤鸭店恐怕早已倒闭;倘若卢孟实没有想出一套办法巧妙地抵制住二位少东家的干扰,确保了他自己在一段时间内“有职有权”,这家烤鸭店也不可能步入它如火如荼的黄金时代;事实证明经营体制稍作改革,能人卢孟实登上了前台,站住了脚跟,事业就发展了。而卢孟实最后的失败,也就败在体制的弊病上。因为他毕竟只是个二掌柜,在他上头还有两根权势大于他的“搅屎棍”。说到底,他在“福聚德”不是主而是客,他无法斗过他们。说到这里,需要指出该剧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二位少东家对卢孟实的干扰,主要只是要钱和摆主人架子,在经营管理的思想与策略上的矛盾还不够清晰。如能费些笔墨,稍加点染,把掌柜与东家的矛盾同行业间的相互倾轧有机结合起来,使卢孟实受到的压力更为沉重而全面,则此剧思想意义可望更加深刻。

从一个历史题材的戏引申出对现实这样那样的教益,也许符合作者的原意,也许根本不符;或者能为大家所赞同,或者不然。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作者把作品交付社会之后,怀有不同“前理解”和期待视野的观众完全可以有自己与他人迥异的体会。观众就是这样地参与创造,参与艺术品的完成。

再往深一层思考,卢孟实的最后失败,除体制之弊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我们看到,从烤鸭店外部来了几股势力,都在卢孟实意料之中,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可怕的是内耗。说卢孟实从“福聚德”捞了大钱,自己在乡下置房买地等谣言,弄得